

憲章錄卷第二十一

景泰四年癸酉
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
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
益鄙之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

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
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
臣交章薦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
兩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
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
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

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

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

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

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

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順天

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

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

名雲南

增十名 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

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

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

止 二月 以王翱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

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
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
王直於是召翱爲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
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輓

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 夏四月 五

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
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
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
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
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
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
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整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史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瑄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允乃爲陳循推筭星命侑以玉帶一束謁循曰
瑄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啣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翺還爲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旣
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翺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

二月 瓦刺諸酋並遣人貢馬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 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
所立皇太子見濟遘疾殤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
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
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
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
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
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
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晡時䟽入 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 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柰清議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
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
州始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
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
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
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
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 齊庶人賢煉
谷庶人賦愀移置南京 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
大學士 秋七月 勅儒臣纂脩宋元綱目 復勅
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

下蒐採 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

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
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
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
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
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
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
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
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謫福建巡按

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
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
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
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
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
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錄卷第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

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

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

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

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

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

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

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

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
來咽喉柰何坐視其暴劫吾民
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
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
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
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
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
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
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
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裔孫

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八月 杖南

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

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

母喪赴京關給勘合陞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

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

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

丁丙

皇正統三年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界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與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回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

示之偉惶愧局躅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
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
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
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
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
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嚙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
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
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
免追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
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

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
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
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
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

月 沙灣堤成 五月 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

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

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
澹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
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
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
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
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闕
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

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
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
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
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
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
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是月洗馬柯潛奉命
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
有司以法懲之 九月 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

討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削寧府護衛

五丁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

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
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帝病亟僉謂 上

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
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旣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
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
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
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
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軌張輓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軌
輓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軌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鼓天色晦冥亨軌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
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
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
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填之南城呼譟震地
羣臣失色湏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羣臣遂

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癸未陞有貞兵部

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鏊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郎中

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寺卿許彬爲

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

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

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

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

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

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

張軌爲太平侯張輓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軌輓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軌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斬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
籍爲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
人陳瑛王倫並除名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
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
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
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
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
至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叅議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以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癸丑郕王薨於西宮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殉葬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

英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廕其一子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召陝西驛丞廖莊復爲大

理少卿 以林聰爲僉都御史 調左都御史蕭維

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

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勅考察諸御史 召南京督儲

副都御史軒輓爲刑部尚書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

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

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

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燕又命吏部尚書姚夔

以下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

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

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老弟興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

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黎淳等進

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 夏四

月 復立元子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詞林記曰掌文淵

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矧

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 命吏部

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

部尚書兼職仍舊 械前給事中徐正盧忠高平至

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 前吏部尚

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

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

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及上復位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

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

謫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瓌及代
瓌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
釋之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
時富被叅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
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
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
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
因此與張輓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
務等官 謫漕運副都御史王紘爲浙江右叅政尋
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 吏部尚書

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郝王卒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

矢請增給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

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 襄王瞻塘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郝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䟽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

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軌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邠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捄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追

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旣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塋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虜營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 五月 進許彬薛瑄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
斌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
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
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
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旣
而韋孛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
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
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
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階悲哭

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
臣及䟽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
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
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
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
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
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
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
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旣而曰近
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
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翱曰李賢不
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
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
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
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
不戒哉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

遂引疾去 命通叅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
直文淵閣 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
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奏䟽毀謗朝政假
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
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
功伯誥券中有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
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
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
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
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
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休于
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
旣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
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按廖道南曰予觀吳

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屠戮忠勲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

輒致仕輒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陞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輒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輒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謫贊善岳正初正入直

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請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瀟

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
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
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
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
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
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
則恐未然也 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
西叅政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
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請
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 進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
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
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

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叅議盧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

閣 八月 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 上陷

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
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
郭登言亦如之上嚙之故謫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

肅州正旣降欽州同知道潮縣以母老留閔月兵書

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叅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闔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擢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

官楊浩爲順德知府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冬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幣

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倣張翥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上之上

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微聘隱逸若陛下
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時虜
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
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
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 陳汝言
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
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

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
得賂之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不
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
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
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夕
每詰石亨張軼曹吉祥等迎立外藩
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見
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

十二月

進彭時呂原兼翰林